

## 第六回 秋風天解元乞食 明月夜才鬼做官

詩曰：

休題李白傲天子，漫道高陽是酒徒。  
才大何妨為乞食，情疾且任笑狂夫。  
假男抱蘊今罕有，倩女離魂古不無。  
誰教世情偏反覆，從來人事有榮枯。

卻說李穆如同石生下在河南會館旁邊圓通寺內，清晨起來，聞知出榜。李穆如只道梅翰林用情中了石生，石生亦自擬心中。二人梳洗已畢，正待出門看榜，只見十數人峰擁入寺，口道：

「報李景文相公的。」李穆如同石生忙起身問時，那報子取出報帖，李穆如看罷，恰是解元李景文數字。遂復問道：「榜中可有個齊相公嗎？」那報子道：「並沒有個姓齊的。」李穆如打發了報錢。報子去後，李景文向石生道：「解元如何是我，莫非錯報了嗎？」石生道：「豈敢錯報表兄。恭喜表兄，今科擢元，即第一樣。只是弟不能在京奉陪盤桓了。」李穆如道：「梅老先生一定不肯遺落表弟，且再候報來問他。」石生道：

「想是梅老先生不知弟改了名姓，不能用情，亦未可知。表兄既中了元，弟不中是實了，又何必候報。但我場中文字，做得太過於高古，若中必然是元，若非元即不中了，此在自己可以定得。」李穆如道：「就是吾弟不中，在此代我照管照管何妨？」石生愀然道：「不瞞表兄說，弟淮安有一親事尚未停妥，因聞考試，權偷寸隙來此。如今既擢不得一名鄉科，在此何用。」

說罷，就令柏兒收拾行李。李穆如留之再三不肯，遂亦隨別。

石生辭過寺主，李穆如送出門外，又見二起報子報李穆如。

李穆如又問道：「榜上可有一齊相公麼？」報子道：「並沒有個姓齊的。」石生道：「表兄不必再問了，這是弟之遭際，應該如此。」李穆如悵然道：「吾弟大才，自有飛鳴奇遇，不必以此一時遭際為悶，可放心謀為親事。愚表兄明春俟會試後，即來淮安訪。」石生唯唯應諾，各皆灑淚。正是：

萬般心事千般用，兩字功名一字天。

卻說石生見鄉科不中，別了李穆如，悶悶出京，仍訪畢小姐消息。不期破屋遭風，行船遇浪，苦被風浪羈阻，日行數十里。及到淮陰，盤費殆盡。欲就清涼寺住，恐徐州之事未結。

只得放下行李，使柏兒坐在荒郊看著，自己潛潛走到清涼寺訪問湛然。路近先春園處，見一小頭陀在門後玩耍。石生叫他一聲，那頭陀抬頭問道：「石相公幾時來的，怎麼不到寺中看望看望？」石生道：「湛然師傅可在寺中麼？」那頭陀道：「向外面收緣簿去了。」石生道：「這邊畢老爺家，可有人從任上來麼？」頭陀道：「畢老爺為貪酷，官已壞了，如今在杭州拿問。家眷寄在本處錢老爺衙內了。」石生忙問道：

「哪個錢老爺？」頭陀道：「就是當初在徐州做官的錢老爺，如今為拿賊有功，升為我們這邊本府。」石生道：「寄住錢老爺家，就是小姐一人，還有甚人？」頭陀道：「聞說還有一位姪兒。見錢老爺無子，權作錢老爺義子，現在衙內。」石生聞說，不勝感歎。又在先春園外，探身窺視。見內裡風霜蕭瑟，草木零落，大非舊況。遂信步復回。那頭陀道：「相公何不到寺中隨喜隨喜。」石生道：「等待湛然師傅回時，再來隨喜吧。」那頭陀仍在後園外玩耍。

石生一路納悶，來尋柏兒。行至半路，見一人肩挑酒肴，走出城門，旁有一人問他何往？那人說，請錢老爺公子在郊外賞菊。石生聞說錢公子，知是畢監生之姪，遂閃在一高坡上，觀其去路。見那人將酒挑在一野園中。野園中有數人走出，皆手舞足蹈，相視而言，卻不聞聲。石生恨不能面向園中，問錢公子消息。因復下坡想道：「我與錢公子素未相識，如何得能與他談及他令妹事情？」又轉念想道：「我千里而來，也是為著畢小姐，豈可他令兄覲面反教錯過，這是必須要會的。」只是思會無由。為此沉吟半晌，忽生一計。回首向柏兒處，將玉簫取出，又換了柏兒青衣舊帽，叫柏兒仍看著行李，復從坡旁走到那野園中，見那數人皆席地飲酒，且兼作詩。

石生悄悄從山旁石瞥見詩題，卻是觀菊。候眾人詩將作畢，將玉簫吹起。眾人齊道：「你是何人？在此吵鬧。」石生道：「小的窮途缺費，肚中饑餓。聞眾相公在此飲酒，特來化盞酒片肉，稍充饑餓。」內有一老者，叫人斟了一碗酒，揀了兩塊肉，遞與石生。石生欠身接過，立在面前，故意遲延慢飲，聽眾人講話，要看哪一位是錢公子。只見一少年者對眾道：「我們今日這詩，做得甚是如意，若錢公子來時，我們還有興趣。」

那一老者回道：他做公子的人，素常不曾外出，我們怎請得他來？」那一少年者道：「也不如此，想是錢公祖接梅道尊去，衙內無人，留他在內料理事務。」那眾人齊欠身道：「富兄所見不明，聞得梅翰林方才出京，如何就說到任。」那一少年者笑道：「連諸兄之論，亦未必是，除非遇見錢公子，方有的信哩。」說罷，各復飲酒作詩。

那一老者舉杯目顧石生對眾人道：「這等一個青年人，流落乞食，可見世情艱難。」眾人各為惋傷。那一少年者笑道：

「自古男兒立大節，不武便為文，哪曾見上天餓死好漢。這還是他技拙無能，生就化醅，應當如此。」那上老者正色道：「兄論大錯。當初顏回，糟糠不厭，卒壽早夭；夷齊廉潔，餓死首陽山，豈非好漢。」一少年者道：「今人怎比得古事，若他但有所長，向豪門投身，也有飯吃。還是他無能，以致如此落魄。即如吾輩讀書明理，且擅詩賦，任他世情艱難，豈得致於此地。」那一老者改口連聲道是。石生聽罷，將酒吃過，送上碗去。那老者向石生道：「你這一個青年人，為何不投一官家安身，以致於乞食。」石生道：「異鄉無人引進，只得乞食。」那一少年者道：「這本府錢老爺的公子，與我至契。我薦你去為僕，但你肩不能挑，手不能拿，思量欲做何事哩？」石生心下要訪畢小姐事，連聲道：「小的隨便書房中聽用吧。」那一少年者道：「既欲服侍公子，在書房中，你卻有何長處？」石生道：「小的也素擅文墨，就是詩賦一道，亦不算不知。」眾人各皆驚駭，以為謬談。那老者道：「他既口出大言，必有大用。就將我們觀菊題目並韻，叫他和一首，若果然做得，賞他一壺美酒，兩篇佳味。若做不出，罰他……」

者道：「說得有理。」就叫人將整菜撤去兩碗，取一壺好酒，遞與石生。又將紙筆拿在地上。石生將酒吃過。展開紙來，見上面題已寫就，韻限芳妝霜章四字。遂援筆即揮一律，後書齊也水秋日草，呈上眾人。眾人各皆驚異，接過，看上面詩道：

日暮千山人寂寞，秋殘九月菊芬芳。  
何曾粉膩青娥妒，到處風流逸士妝。  
傲骨浴寒三徑雨，天風吹落一籬霜。  
年來無限蕭條意，相對依依賦短章。

眾人看罷，各道詩名也還不俗。又問石生道：「這詩莫非是抄寫來的嗎？」石生道：「若抄寫的詩句，那能恰好合相公的限韻。」眾人道：「你既曉得兩句詩兒，為何要與人家營工？」石生道：「小的知文章不能療饑，不若營工求食。」眾人聞言歎息。那少年者道：「你且回去，明日討回話吧。」石生道：「請問相公尊姓，住居何所，明日好來找問。」那一老者接口道：「這相公姓富，字雪煙，家住城內府前，是錢公祖門生。我叫吳皆吉，是富相公緊鄰。你明日到我家討回信便了。」石生聞言，謝賞而去。正是：

治民自古全非武，乞食於今半是文。

卻說這飲酒之人，見石生去後，也有驚異的，也有疑他的，獨那一老者吳皆吉，再三叮囑那少年的富雪煙，叫他舉薦到錢公子處求食。當日數人酒罷詩畢，候錢公子不至，各皆散去。

那富雪煙到家，即寫下一書，向錢公子道及吹簫乞食作詩之事，並眾詩一並封起，投入府衙。那錢公子一見說玉簫之事，並觀菊詩句，心下甚是沉吟不決。只是齊也水三字，同了一新解元名字，尚有未白。即吩咐外面家丁傳與富雪煙道：「齊相公是新科解元，要請相會。」富雪煙聞知，吃了一驚，隨即尋著吳皆吉，道及錢公子所傳之話，吳皆吉亦為稱奇。富雪煙道：

「我說不要管他閒事，如今錢公子要請相會，卻到何處訪問這個齊解元。」吳皆吉道：「富兄不必著急，且回錢公子家丁去。候明日，齊解元必來討回信，我們以此實告，令他與錢公子相會就是。」

富雪煙照吳皆吉之言，回了家丁歸去。晚間富雪煙至家，躊躇一夜。未到天曉，即來吳皆吉家等候石生。只見一管家從外走進報導：「昨日乞食的人來了。」富雪煙忙起嚷道：「這奴才怎麼不叫齊相公，如何說甚麼乞食的人。」吳皆吉道：「且不要罵，俟小弟如今責罰他。」石生仍是青衣舊帽走上。不知何故，見吳、富二人忙忙走下迎著施禮。石生忙扯住道：「二位相公如何與小的施禮？」吳、富二人齊道：「我二人肉眼，不識是新科解元齊老先生喬裝乞食，晚生輩昨日獲罪實甚。」

石生亦驚訝道：「小的是何等之人，如何認作新科解元，想是相公錯了。」吳皆吉道：「先生不必相瞞，同去會錢公子便知。」富雪煙一把扯住道：「齊先生且到晚生寒舍，便飯少坐，再去相會。」石生道：「且會過錢公子，辯過明白，再領盛情。」因此，三人同出門到府前。錢知府正不在家，遂著報事的傳與錢公子知道。忽一家丁走出道：「請吳、富二相公回府，留齊相公在後堂相會。」吳、富二人交付了石生，欣然回去。石生走進後堂，等了許久，只見一小童傳開宅門，又請齊相公內書房相會。

石生緩緩步將進去，到了書房。但見：

香盈案幾，疏透窗櫺。秋光與白水俱明，敗荷共竹聲相亂。

書史頻仍，不啻二酉珍異；龍蛇滿壁，盡是人日題詩。朱顏皓齒，人在兼葭正少；錦心繡口，淡傾白雪銷魂。靄靄和遜，恍疑是天上玉容；楚楚衣冠，應不是凡間別種。

錢公子見石生秀麗可人，從容走下，相為施禮。石生道他是畢小姐之兄，亦朝上還了一揖。

二人分賓就坐，錢公子道：「恭喜齊兄，作聖上門生矣。」石生道：「小弟何以作聖上門生？」錢公子道：「想是齊兄不曾見新報嗎？」遂令小童取出報來，遞與石生。石生接過看時，上道：「八月二十二日，禮科給事徐，一本為鄉試事，翰林院主考梅，取中解元李景文，文不中式，請旨驗卷等因。旨命：

『已取未取文卷，解入文昌殿。』聖上於二十三日御臨文昌殿，隨手拈著未中監員齊也水，文堪作元。當日旨下，將翰林院主考梅，補淮安兵備道缺，以功待罪。仍擬已中未中諸生，赴京復試尚未完奪。」石生念罷，又驚又喜，付小童收去。

茶畢，錢公子道：「齊兄為何不在京候考，故作微服來淮，其意為何？」石生道：「小弟有一知己姓石，洵弟攜玉簫來淮訪一畢小姐。昨因偶然見吳、富數人，飲酒作詩，故喬裝乞兒，特探問畢小姐消息耳。」錢公子忽作想道：「前聞舍妹與一石池齋曾結過百年之好，舍妹贈有玉簫一管。今齊兄言言道著，莫非貴友就是那石池齋嗎？」石生忙忙應諾。隨又問道：「畢小姐如何是錢兄令妹？」錢公子道：「弟本姓畢，字守謙者，即家叔也。因家叔武林俗吏之務未清，故遙將舍妹寄於錢府。舍妹恐有世俗不安，妄求婚配，有失石兄之約，因洵弟同來，以作他之主持也。」石生故道：「原來錢兄姓畢，即畢小姐之兄。今日相會，可稱天湊奇緣了。」錢公子忽皺眉半晌道：「敢問石兄以此心腹事，不親自來訪，反勞齊兄遠至何也？」石生道：

「石兄乃弟同社之友，素常以道義肝膽相信。前在京師，道及令妹之事，他費了許多苦心，弟聞知亦不覺淚下。」錢公子道：

「石兄如何道及，請試言之。」石生道：「他說令妹名凌春。石兄於正月十七日，曾在吳下玄墓古香亭上見其詩句，知令妹是個才女，即著管家揭其詩句，在吳偏訪不遇。後因揚州梅翰林家，有赴館之行，買舟至閩門，遇一友人姓田字又玄者，與一醫生姓白字隨時者，說曾與令妹在常州看病。彼時石兄細細探期消息，知令妹在淮，即棄館來淮，住在清涼寺中。又在先春園，聞得令妹琴音，彈出他古香亭所作之詩。後令花婆陸媽，將令妹原詩壁上，蒙令妹贈以玉簫，留為後日佳驗。不期後令妹隨令叔榮任武林，忽爾風雨兩別。此時石兄在京，無日不懸懸於心，因托弟來訪。」錢公子聞言，柳眉頓蹙道：「齊兄不言，弟亦不知。適聞齊兄之言，乃石兄以他人之詩，誤訪舍妹了。」

石生驚問道：「當時令妹曾認詩句，且琴中又伏石兄之詩，恰兩相投洽，何誤訪之有？」錢公子道：「舍妹名臨鶯，非凌春也，並不曾作詩在古香亭上。且從正月二十日在玄墓，的因得大恙，次日即返了。當日陸婆將石兄之詩，遺落家叔手，舍妹亦並不曾見，非誤而何。」石生聞言，沉吟半晌，忽歎一聲道：

「這事石兄中小人白隨時、田又玄之詭言了。」錢公子愀然欠身道：「齊兄何怪田姓白姓，當怪石兄自誤其事耳。在白姓田姓無關已事，誤以鶯作春，並以臨凌相錯，其失猶淺。在石兄，游梅既見舍妹之詩，後在淮復聽舍妹琴語，就當以理推之。若舍妹游梅在先，怎知石兄而後有古香亭之詩句。既舍妹游梅在後，怎得遺石兄而先有古香之預筆。即此，舍妹非凌春可知。」

何石兄不悟，復著陸婆導其慙慙。在舍妹，知石兄非比遊人浪子，意不可卻，贈以玉簫，實不曾見甚麼古香亭之詩。難道這女獨



未致其意麼？」石生悵然道：「石兄言玉簫乃陸婆傳入清涼寺的，不曾會面。在石兄當日亦疑令妹石兄之詩，有先後不同，恐非凌春，故著陸婆拿古香亭之詩以探之。不意今日因陸婆之誤，以致於無所不誤了。」錢公子掩淚歎道：「今日之事，石兄誤訪，以致舍妹誤認奈何？」

石生見錢公子淚濕芳姿，嬌若露滴名花。不禁亦掩淚慰道：

「石兄乃天下韻人，豈有得凌春而舍令妹之理，自然不悔初心。吾兄不必惋傷，致損芳顏。」錢公子道：「我怪石兄怎不親來面訣，致人割肚牽腸。」石生道：「不瞞畢兄言，石兄因被人所害而去，故今在京爭求功名。恐前案未結，不得臨淮。」錢公子道：

「弟也聞得他有飛害之事，在家君手，久已結案在徐。今徐州新任鳳公，不過僅存一緝獲批，掩上台耳目，何地仍在京不來？且今歲鄉錄，又不聞他名姓，全不以世情為事，真太疏放了些。」石生道：「在吾兄怪其疏放，在石兄京中如坐針氈，無刻不以功名、令妹為念。」錢公子低首試淚道：「如今他另有知心，以舍妹念無用矣。」

石生聞言，愀然移坐道：「畢兄何為而出此言。石兄乃天下多情人，他意弟所素知。若一聞錯訪之信，斷不忍得凌春而舍令妹。但恐令妹見有凌春，不肯見愛石兄耳。」錢公子回嗔道：「齊兄此言，以舍妹為世俗之女了。舍妹頗知禮義，每苦憐才心重，只是面貌似小弟，恐石兄因凌春而嫌舍妹貌丑。」

石生道：「吾兄青春多少？」錢公子作羞語道：「弟與舍妹同年，今已十七，只是弟長舍妹不數月耳。」石生作愧道：「弟年僭長一歲，實愧面貌不及，吾兄之丰姿，若文寒仙子，真世間所無。即令妹之貌，得兄十之六七，亦冠天下群娥，況意似吾兄乎。令妹既果不棄石兄，石兄豈肯反棄令妹。求吾兄便寫一字，道達石兄，以實弟言。」錢公子道：「我觀齊兄美如冠玉，又見昨日觀菊詩，妙若麗珠，真才美並茂，自是解人，弟豈敢誣說相欺。且弟在衙，素不輕出隻字。即如昨日吳、富二姓，乃家君之門生，請弟觀菊作詩，弟止口傳出題，不面赴召。」

今日所會齊兄，因玉簫之事，疑是石兄；又見菊詩口氣相同，只道是石兄假齊兄之名來訪舍妹；又喜家君外出，故得接談。

知齊兄為石兄知己，諒不疑我言為迂。」

石生聞錢公子之言，意方釋然，忽見一小童拿出肴饌留飯。

石生起身告辭。錢公子道：「弟便飯不敢苦留，薄具微儀，以代遠送一程罷。」隨向房中箱內，取出一包散碎銀子付與石生，石生也正用著，只得收留。錢公子道：「寒家忝為石兄新眷，齊兄又是石兄道義知己，幸勿以我言外傳。」石生見錢公子出言動履，大非凡境，不勝依依應諾。錢公子令開了宅門，又道：

「齊兄此行，宜速進京復試，相會石兄。不可又擾吳、富二家，吳、富非吾類之人。」石生應諾。錢公子道聲怨不遠送，二人就在宅門，拭淚別過。正是：

錯事連綿不可訴，哀睛堆積向誰言。

卻說石生聞錢公子之言，遂出了衙門，尋到柏兒下處。當即收拾行李，一同上京。不一日，行到徐州地方。途中正與柏兒閒談訪並復試之事，忽見一人從路旁過去。柏兒訝道：「這是田相公過去了。」石生忙忙叫了數聲，那人不理。石生下了牲口，向前扯住道：「田兄別久，就不認得小弟了。」田又玄忙回身，向石生揖道：「先生因何至此？」石生道：「要往京應試。」田又玄恐揚州之事有礙，遂問道：「別後可曾向梅老先生那邊去麼？」石生道：「那館事，前夏間薦懷伊兄去了，自後並不曾有書往來。田兄因何在此？」田又玄道：「因拜望此處鐵不鋒兄，故羈留未回。」石生道：「小弟也要看他一看。」田又玄道：「先生應何相認？」石生道：「曾在畢小姐家會過。」

田又玄忙道：「只怕鐵兄也要進京，不能得閒相會哩。且問，那畢小姐親事如何？」石生道：「說起話長，且到前面尋一靜所，與兄盡談。」正攜手走時，面前有一村店，布旗上書酒家二字。石生遂拉手入店，取了一壺酒，二人對談。石生就將錯訪之事，一一說知。田又玄故道：「當時白兄為何道及？」石生道：「想是白兄誤聽，以鶯作春耳。」田又玄道：「先生可還要訪那凌春嗎？」石生道：「小弟俟復試後，再作圖謀。二人話猶未畢，柏兒走上道：「相公早早去，恐天晚不便行路。」石生道：「我還要見鐵相公哩。」田又玄聞言，恐石生會著鐵不鋒，露出他假名之事。遂想了一想道：「飲酒事小，莫誤先生行路。若先生要會鐵兄，只恐鐵兄未必在家。小弟且先去探問一回，若他在家，請來相會；若不在時，小弟還來奉復何如？」

石生道：「兄可速來，免弟久候。」田又玄將石生留在村店，飄然別去。方進城時，冤家路窄，恰好遇著鐵不鋒。原來鐵不鋒將石生在畢守謙家飲酒，並徐州謀害之事，久與田又玄說過了。

田又玄此時相遇，即反言道：「當日那假名士，如今在城外村店中，原來也是弟一相知，叫做田又玄。適見他口稱曾與鐵兄在畢宅相會過，弟因知是他向日假我之名，如今弟被他以假亂真，不識鐵兄何以策我？」鐵不鋒聞言即怒道：「向日徐州之事，因他私逃，尚有一緝獲批在鳳公處。既他本名叫做田又玄，石兄且愚他在店，弟到州前叫公差來拿他處死，又何慮哉？」

田又玄道：「既鐵兄有些義氣，弟且去愚他在村店中，可速來要緊。」鐵不鋒領會，向州前飛去。

田又玄滿心歡喜，仍出城到村店中。石生見田又玄忙立起笑道：「田兄真信人也，鐵兄可在家否？」田又玄道：「即刻來店相會。」石生令坐下，又取一壺對飲。飲未半壺，只見公差紛紛走入店內，不容分說，將石生鎖起。口稱石生為田又玄。

石生大笑道：「我非田又玄，為何鎖我？」那公差即放了石生，又將田又玄鎖起。田又玄慌道：「你拿我做甚麼？」那公差道：

「你鬼名石池齋，做了土賊賊主，不拿你拿誰。」田又玄忙道：

「我非石池齋，為何拿我？」那眾公差道：「我們不管他閒賬，你二人總到堂上去辯。」眾公差將石、田二人一齊拉去。鐵不鋒故意從外忙走進道：「二兄所為何事？」石生道：「他拿田又玄的，要將小弟帶拿了去。」田又玄道：「他拿石池齋的，亦要將小弟帶拿了去。」鐵不鋒作驚訝道：「二兄既遭此大變，真假難逃公論，就同到法堂辯解何妨。」石生道：「鐵兄之言有理！」田又玄慌道：「我實非石池齋，我乃蘇州人。石先生乃河南人，音語尚有微別，要我同去何用？」石生道：「可取出批文看看，自知是你是我。」公差忙取出文批，上道：「賊主石池齋，父原任蘇州理刑。」看罷，田又玄道：「難道我父是蘇州人？曾在本處做理刑？」眾人見田又玄說得有理，就將石生拉去。柏兒扯住放聲大哭道：「我說叫相公早早行路，相公不依，守出這禍事來了。」石生回顧亦掩淚道：「我實不曾犯法，到州真假自明。你放心在此看著行李，可將玉簫取出，與我隨身帶著，恐有失誤。」柏兒取出玉簫，遞與石生。石生向田又玄道：「小價乞權代照看。」田又玄應諾。石生掩淚拋下柏兒前去。

田又玄同鐵不鋒送至城邊。鐵不鋒回頭道：「兄尚何往？」田又玄道：「吵得心中煩悶，到府上且歇息歇息。」鐵不鋒道：

「我素常只認得兄姓石，卻不曾與田姓相交。兄既姓田，到我處何干？我明日要進京，做些前程，也不得閒功夫陪你東走西撞。你自尋路去，行李留著且作飯資。」

田又玄聞言愀然道：「弟雖假名，學問其實好似石先生。」

鐵不鋒冷笑道：「那兩句歪詩，今日想將起來，我還強如十倍，你尚自誇其能！若兄知趣，別尋去路便罷，若說求情之語，那時白了面皮，把兄認作賊主，首到州中，將真石兄換出，恐傷雅道未便。」說罷竟走。田又玄慌忙，欲待他往，又無行李。

立著心生一計，頓回嗔作喜。遂走到村店，故作驚慌向柏兒道：

「你相公到州，苦打成招，後面公差趕來拿你，你相公叫我速帶你遠逃。你若不依，我先去了。」柏兒聞言，前淚未乾，復又大哭。嚇得慌慌張張，背著行李，跟著田又玄一路向北哭去。

正是：

世事百年皆夢幻，相逢頃刻各分離。

卻說石生被公差拿到州中，聞鳳公接淮安梅道尊去，尚未回衙。因在衙旁一土地廟內同公差少候。石生心下記掛柏兒，又不知這事如何審理，只管胡思亂想。忽見夕陽西墜，一白鬚老者引一紅顏女子走進廟門，叫道：「石生！你月明星上，雲開萬里，見青天矣。」石生忙扯那女子道：「我為你奔波道途，受了許多淒風苦雨，又遭此害，女娘，你可知否？」那女子笑而不答。那白鬚老者將手扯著那女子道：「我們往京快走！」石生忙忙向前再訴，那女子將石生一推，口道：「你也往京快走！」石生掩淚爬起跑時，眾人齊喊道：「老爺回衙了！」石生驚覺，乃是一夢。見天色昏迷，明月早上。

公差將石生帶到堂上。見燈火滿堂，皎潔如晝。那鳳公端坐在案，隨問道：「你就是那賊主石池齋嗎？」石生立著道：「監生姓齊名也水，並不是甚麼賊主石池齋。」鳳公道：「你是何方人氏？」石生道：「監生是河南開封府人，因秋試不第，遊學南方。蒙聖恩復試，親取解元，奉旨上京面試，故從老父師治下偶過。不知公差因何事拿監生到此。」鳳公聞是聖上取中的解元，心中也有些驚怕，遂沉吟作想。公差跪上道：「老爺不可信他胡言。他在酒店中已招認是石池齋，至此復冒名矮味老爺。」鳳公道：「你是解元不是解元，我也不去理論。適我從外晚歸，有一對，你可對來。若果有解元之才，涇渭自分了。」石生遂欠身請對。鳳公出道：「日暮人歸，鳥落一村遮古木。」石生回思夢中那女子之言，恰與相合。即對道：「月明星上，雲開萬里見青天。」鳳公聞對，似欲寬宥。公差恐罪關反坐，即忙稟道：「這事老爺須要動刑，他明明是石池齋，父為蘇州理刑，他本籍是河南開封府生員。老爺不可因他冒言監生，姑取一對，以寬宥了他，恐上台聞知未便。」鳳公聞說，隨叫取刑具上來，要難為石生。忽見一陣風起，將滿堂燈光吹滅。石生見堂後走出一女子，衣服宛然如夢中所見，坐在堂上。

眾役忙忙點起燈火，依舊仍是鳳公。眾役方扯石生下堂，鳳公道：「叫那齊也水上來。」石生走上掩淚道：「監生是讀書人，豈有與賊為伍之理。望老父師秦鑒。」鳳公道：「我看你這人品，斷非放法之輩。且名姓不對，出身各別，這是公差錯認。

你回去吧。」石生揖謝下堂。公差道：「他父曾為蘇州理刑，本貫河南，現與批文相對，小的如何錯認？」鳳公隨又叫石生回來問道：「你父曾在蘇州作刑廉嗎？」石生嚇得慌慌張張走上道：「監生父親現在河南務農，並不曾出仕。」鳳公大怒，向公差道：「你們賣放了賊主，故拿這書生來搪塞，以掩眾人耳目。還要妄辯害人，好生可惡！」隨丟簽各打三十。放出石生。石生走出，天昏地黑，不知何往。正是：

既數名金榜，先遭風雨場。

好人多折挫，終究不成傷。

不知石生如何逃走，且聽下回分解。